

■ 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文库 ■

漳州民间信仰 与闽南社会（上）

林国平
钟建华◎主
编

ZHANGZHOU MINJIAN XINYANG
YU MINNAN SHEHU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漳州民间信仰 与闽南社会（上）

林国平 钟建华◎主编



作者

郑	张	罗	林
镛	宏	臻	国
	明	辉	平
陈	马	张	钟
静	海	晓	建
	燕	松	华
	范	段	黄
	正	凌	耀
	义	平	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漳州民间信仰与闽南社会 / 林国平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161 - 7648 - 1

I. ①漳… II. ①林…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漳州市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28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7
字 数 792 千字
定 价 168.00 元 (全 2 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成果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闽南民间信
仰与漳州社会变迁（项目编号：SS1225）

总目录

上册

绪论	(1)
----------	-----

第一篇 漳州都市民间信仰

第一章 明清时期浦头港及其民间宫庙群的兴起与发展	(19)
第二章 近现代以来浦头港及其民间宫庙群的变迁	(83)

第二篇 漳州内陆民间信仰

第一章 华安县仙都镇社区背景考察	(139)
第二章 村落的信仰空间建构	(152)
附录 华安大地碑铭辑录	(207)

第三篇 漳州海岛民间信仰

第一章 传统的延续与复兴：浯屿岛民间信仰	(221)
第二章 传统的变迁与转型：东山岛民间信仰	(256)
第三章 传统的断裂与重构：古雷半岛民间信仰	(305)

下 册

第四篇 漳州福佬、客家民间信仰

- 第一章 福佬、客家源流及其在漳州的地理分布 (369)
- 第二章 平和县九峰镇民间信仰调查 (383)
- 第三章 漳州福佬、客家谢安信仰 (413)

第五篇 漳州畬族民间信仰

- 第一章 漳州畬族的分布与漳浦畬族乡 (455)
- 第二章 漳浦畬族民间庙神 (481)
- 第三章 漳浦赤岭雨雾顶三界公庙的个案研究 (505)

第六篇 漳州民间信仰的海外联系

- 第一章 保生大帝信仰的海外联系 (531)
- 第二章 妈祖信仰的海外联系 (606)
- 第三章 开漳圣王信仰的海外联系 (649)

第七篇 漳州民间信仰宫庙管理

-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及其对民间信仰的管理 (685)
- 第二章 福建省政府的民间信仰庙宇管理 (694)
- 第三章 漳州民间信仰宫庙管理 (699)

- 附录 (728)
- 后记 (737)

目 录

(上 册)

绪论	(1)
----------	-----

第一篇 漳州都市民间信仰

第一章 明清时期浦头港及其民间宫庙群的兴起与发展	(19)
第一节 明清时期月港与厦门湾港口经济的兴起与影响	(19)
第二节 浦头港与浦头大庙	(35)
第三节 浦头港文英楼(定潮楼)周仓爷庙	(53)
第四节 浦头港霞东书院	(68)
第五节 浦头港增福祠土地公庙	(77)
第二章 近现代以来浦头港及其民间宫庙群的变迁	(83)
第一节 近现代以来浦头港的变迁	(83)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初浦头港宫庙群的复兴与大修	(89)
第三节 21 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浦头港民间宫庙群	(104)

第二篇 漳州内陆民间信仰

第一章 华安县仙都镇社区背景考察	(139)
第一节 边缘地理与社会环境	(139)

2 目 录(上册)

第二节 姓氏繁衍与宗族	(143)
第三节 社区的信仰空间	(148)
第二章 村落的信仰空间建构	(152)
第一节 宗族的发展与互动	(152)
第二节 村落信仰空间的建构与布局	(164)
第三节 信仰空间中的节庆仪式	(193)
附录 华安大地碑铭辑录	(207)

第三篇 漳州海岛民间信仰

第一章 传统的延续与复兴：浯屿岛民间信仰	(221)
第一节 浯屿岛的地理位置与浯屿水寨的兴废	(221)
第二节 浯屿岛人口、家族与社会经济	(227)
第三节 浯屿岛的宫庙与神明	(232)
第四节 浯屿岛民众的日常宗教信仰与大型祭典和游神活动 ...	(244)
第二章 传统的变迁与转型：东山岛民间信仰	(256)
第一节 东山岛的地理位置与铜山所的兴废	(256)
第二节 东山岛的人口、家族与社会经济	(259)
第三节 东山岛的宫庙与神明	(265)
第四节 关帝信仰与东山传统社会	(272)
第五节 关帝信仰与东山现代社会	(287)
第六节 东山民间关帝祭祀仪式与信俗活动	(299)
第三章 传统的断裂与重构：古雷半岛民间信仰	(305)
第一节 古雷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	(305)
第二节 古雷半岛的宫庙、神明与祭祀仪式	(310)
第三节 古雷半岛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	(347)
第四节 古雷半岛民间信仰的断裂与重构	(352)

绪 论

一 “闽南”区域的认识和划定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鹫峰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隔了福建与外邻的联系，使福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秦汉以前福建历史自成体系，并对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在福建较完整的保存和长期延续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距今 18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福建这块气候温暖、雨水充沛、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土地上，就生息和繁衍着古人类，拉开了福建文明的序幕。进入新石器时代，福建先民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及全省各地，逐步由迁徙不定的、以游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走向定居的、以原始农业为主、以采集和捕捞为辅的生活。在青铜时代（夏、商、周时期），福建各地已有古老民族“闽”或“七闽”。他们由众多的支系或部落构成，以此为基因，与后来的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形成闽中地区多样性的文化面貌。

由于福建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先秦的中原人对福建的地理环境知之甚少，故《山海经》才有“闽在海中”的说法。汉代之后，随着北方汉人的陆续南迁入闽，到隋唐时期福建得到全面的开发，逐渐从一个蛮荒之地发展为比较富庶的地区。然而，中央对福建的政治控制比较滞后，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立闽州都督府，才有了正式省级建制机构。开元十三年（725 年），改名为福州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设福建经略使，领福、建、泉、漳和潮州。显然，当

时福建的辖区尚未定型，还包括岭南的潮州。直到大历六年（771年），朝廷将潮州划归岭南道，福建辖有福、建、泉、漳、汀州，辖区才基本确定下来。因此，在唐代中期之前，多称福建为“闽中”，并没有对福建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域划分，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出现诸如“闽南”“闽北”“闽东”“闽西”的说法。

文献记载的“闽南”一词最早见于韩愈的《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少府监胡公者，讳珣，字润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赵氏祔焉。其子逞、乃、巡、遇、述、迁、造，与公壻广文博士吴郡张籍，以公之族出行治、历官、寿年为书，使人自京师南走八千里，至闽南两越之界上，请为公铭，刻之墓碑，于潮州刺史韩愈，曰：……”^① 我们知道，韩愈担任潮州刺史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年），此时潮州早已划入岭南道，文中把“闽南”与“两越”（闽越和南越）并列，并作为潮州的地界，显然是指福建的南部，其地域范围应该包括泉州、漳州和汀州。实际上，在宋代之前文献中提到“闽南”的也只有韩愈的《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这一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没有对福建投入关注的目光，福建内部的区域划分尚未真正形成。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泉州港成为世界大港，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东南全盛之邦”^②。福建这个“东南山国”备受世人的关注，福建内部的区域划分也开始形成，出现了“闽北”“闽东”“闽西”“闽南”的说法。如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去世，“莆之士大夫皆挥泪以相吊，有方斂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殡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尽哀。又数日，则泉南之南，闽北之北，吊唁往来，交驰于道”^③。这段话的作者林希逸，是宋代福建理学家，福清人，应该说他对福建的地理区划比较了解，作者把“闽北”与“泉南”相对应，值得玩味。“闽东”的提法，最早见于陈烈《鼓山铭》中有：“鼓劣剡峰顶特，穷岛夷，俯封域，屏闽东，拱辰

① 韩愈：《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四库全书》集部，《别本韩文考异》卷三十。

② 张全真：《闽帅到任谢上表》，《四库全书》集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上。

③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集部。

北。”^①至于“闽西”一词，最早见于《东坡志林》：“人间无酒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觉睡。虽然无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予奉使闽西，见邸店壁上书此数句，爱而诵之。”^②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闽北”“闽东”还是“闽西”的提法，在宋代文献中都是屈指可数，即使在明清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也不多。与之相反，“闽南”一词在宋代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却较高，相当于宋元明清时期文献提到的“闽北”“闽东”“闽西”的总和。宋代以后，文献中提到的“闽南”一词更加频繁，检索《四库全书》，宋元明清时期文献中出现“闽南”一词有400处，剔除重复的，也有300多处。综观古代文献中“闽南”一词的区域范围，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一是“闽南”等同于“福建”。宋濂《送许从善还闽序》：“颇闻闽南有武夷山，其高万丈，薄太清而凌飞霞，多有隐君子栖遁岩穴间。”^③宋濂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号称“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籍贯浙江金华。显然，他把武夷山说是在闽南，绝非地理知识的匮乏，而是秉承传统的闽南等同于福建的观念。与宋濂同时代的杨士奇和林登州在其文章中也提到“闽南八郡五十邑”^④和“以闽南八郡新入职方”^⑤，他们所说的“闽南八郡”，显然是指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汀州、邵武八府。明末费道用编辑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所录皆闽中有唐一代之诗，自薛令之以下得四十人”^⑥。从收入的诗人籍贯来看，有建安人、剑浦人、福安人、福宁人、闽县人、侯官人、福州人、莆田人、仙游人、晋江人、龙溪人、漳浦人、南安人、福清人，建阳人等，显然，编纂者眼中的“闽南”无疑是指福建省。

二是“闽南”等于福建南部。这一块文献资料较多，有泛指福建南部的，有把福建下四府（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称为“闽南”的，有把兴化府归入“闽南”的，有把泉州府以南地区称为“闽南”的。其中，把泉州府以南地区称为“闽南”最为流行，并逐渐被世人所认同。

① 转引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四库全书》集部。

② 苏东坡：《东坡志林》卷九《绝倒》，《四库全书》子部。

③ 宋濂：《文宪集》卷八，《四库全书》集部。

④ 杨士奇：《东里集》诗集卷一“送杨彛政致仕归永嘉兼简宗豫”，《四库全书》集部。

⑤ 林登州：《林登州集》卷九《送实庵师使归序》，《四库全书》集部。

⑥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

在古人眼里,泉州和漳州在地域上关系特别密切,属于“禹贡扬州之南境下”,所以两者“不即不离”^①,因此,古文献也经常把泉州府和漳州府视为“闽南”,如宋代晋江人吕言《寄九日山僧》:“目极闽南道,云山隔几层?深秋城外寺,白日定中僧。野蔓穿松甲,幽泉漱石棱。遥思茶话夕,敲破玉池冰。”^②元朝“赵必暉,宋宗室,家泉州,与傅公定保为友。其文章议论,渊懿浩博,为闽南硕儒”^③。泉州府和漳州府同属闽南的观念,在陈真晟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陈真晟(1411—1474年),字晦德,后改字剩夫,本泉州人,后迁徙漳州,自号曰漳南布衣^④,又号泉南布衣^⑤,还自号“闽南布衣”,《明儒言行录》卷六:“陈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镇海卫(龙海)。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题曰闽南布衣陈某墓。’”在清代,泉州被视为“闽南门户”^⑥,凡涉及海盜骚扰“闽南”的文献记载中,基本上是指泉州和漳州府,如“时海寇郑彩纵掠闽南,遂督右翼兵往征之”^⑦,康熙十五年董应魁任福建总督时,“闽南初定,余孽尚炽,廷相剿抚互用,出奇制胜,旬月之间,沿海诸郡口盜,次第悉平”^⑧。“海氛起于明季,自郑成功巢穴兹岛,传子经及其孙,历三世出没为闽南患。”^⑨

近代以来,“闽南”的区域划分最终明晰,基本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闽南”一词由来已久,不同地方、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其区域大到福建省,中到福建南部,小到泉州、漳州府,但无论“闽南”一词的区域范围有多大的不同,泉州府和漳州府都包含其中,也就是说,泉州府和漳州府是“闽南”的基本构成要素,不可或缺。总体而言,历史上对“闽南”区域的认识和划定,有一个逐渐明晰和缩小的过程,直至今天,检索百度“闽南”条,有如下文字说明:“福建简称为闽,闽南即指福建的南部,从地理上可以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四

①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四库全书》经部。

② 转引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四库全书》集部。

③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六《赵先生必暉》,《四库全书》史部。

④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四库全书》史部。

⑤ 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六《陈真晟》,《四库全书》史部。

⑥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七十六,《四库全书》史部。

⑦ 《钦定盛京通志》卷七十二,《四库全书》史部。

⑧ 《钦定盛京通志》卷七十七,《四库全书》史部。

⑨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库全书》史部。

个地区均可称为闽南。但我们通常所说的闽南这个说法，具有特定的含义，并不包含莆田、新罗、漳平，其主要是依据语言、文化、风俗上等来划分的。莆田通行语言是莆田话略区别于闽南话，龙岩市新罗区和漳平市通行语言是龙岩方言，两地均不属闽南语系。因此狭义上所指的闽南仅指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地区。”“闽南”区域的最终明晰和划定，既与泉州、漳州、厦门所处的福建南部的地理方位有关，也与以闽南方言为载体的闽南文化有密切关系。

二 “闽南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闽南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融合诸多的文化要素而逐渐形成的。

首先，闽越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底蕴。

福建地处中国的东南，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距今 18 万年以前，福建中部的三明境内就有原始人类出现，很有可能就是从云南或其他更早于此地出现人类的地区迁来。然后继续向南迁移，距今 4 万—8 万年前，闽南的漳州也有原始人生活。距今 1 万年前，在福建的武夷山、三明、清流、泉州、厦门、漳州、东山、宁德、龙岩等地区都发现原始人活动的遗迹。这些远古人类往往以洞穴为家，过着狩猎、捕捞和采集生活。在距今 1 万年至 4000 年前，福建先民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及全省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落”，表明福建先民逐步由迁徙不定的、以游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走向定居的、以原始农业为主、以采集和捕捞为辅的生活。

在青铜时代（夏、商、周时期），福建各地已有古老民族“闽族”出现，他们由众多的支系或族团组成，故称之为“七闽”。战国晚期于越人大批南迁，进入闽中之后，他们与当地土著闽人融合形成闽越族，并建立闽越国，形成独特的闽越文化。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秋，闽越国公开反汉，汉武帝下令发四路兵马征讨，翌年，闽越国灭亡。为了防止闽越族继续反汉，路远难制，汉武帝下令“悉徙其众于江淮之间，东越遂虚”。大批闽越王室贵族和军队被强行迁往江淮之间，而闽越百姓则大多逃亡深山密林之中，成为后世

之所谓“山越”。闽越文化并没有随着闽越国甚至闽越族的灭亡而消亡，而是伴随着闽越族的后裔与陆续进入闽南的北方汉人的融合，渗透到汉文化中，成为闽南文化的底蕴。

其次，中原文化是闽南文化的主体。

闽越国灭亡后，西汉中央政府派遣一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加强了对闽中之地的实质性管治，为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的入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于汉代时期的福建仍然是偏僻的边疆，除了驻防的官吏和军队外，见诸文献记载的流寓很少，中原文化的影响不大。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繁，百姓四处逃亡，不少逃亡的北方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特别是孙吴集团崛起于江东，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带动大批北方汉民入闽。经过东汉末、三国时期北方人民的南迁，在福建的闽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北方汉人的移民社会已经形成初步的规模，这一时期闽中的人口数量在10万—20万人。^①

伴随着晋代到唐代北方汉人移民入闽的高潮，闽南地区才得以大规模开发。晋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晋代，有大量的北方汉人陆续迁入，故在东晋时就设立晋江县，南朝陈代和唐初改为南安县和武荣州，唐代景云二年（711年）改为泉州^②。唐代中期，晋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居全省各流域之首，这一点从当时的人口数量的多寡得到反映，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开元年间泉州户数多达50754户，而福州只有31067户，建州20800户，漳州和汀州才区区的1690户和2618户^③。泉州的户口数约占全省户口总数的47.5%。九龙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始于唐代初年，当时九龙江流域爆发了所谓“蛮獠”的“啸乱”，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朝廷派大军驻扎九龙江东岸。总章二年（669年），复派陈政、陈元光率府兵三千六百多名，从征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入闽平定叛乱。叛乱平定后，朝廷准陈元光之请，在泉、潮州之间置漳州，委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把所属军队分布于闽南各地。陈军将士

① 参见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第二章《秦、汉、三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福建观察使》。

③ 同上。

所到之处，且守且耕，招徕流亡，就地垦殖，建立村落。根据今人的统计，先后两批府兵共七千余人，可考姓氏计有六十余种，还有随军家眷可考姓氏者四十余种，这数十姓府兵将士及其家眷，繁衍生息，形成了唐代开发九龙江流域的骨干力量，逐渐缩小了与泉州等地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总之，随着晋唐时期北方汉人大批进入晋江和九龙江流域，随着原有闽越族的后裔或被军事征服或被同化，随着南迁汉族人口的迅速繁衍，至迟到唐代中期，中原文化已经在闽南占据统治地位了。

再次，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的主要载体。

语言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大约在中唐时期闽南方言已经形成，李如龙指出：“到了中唐，看来不管是老泉州，不论是久居的土著还是新来的移民，不论是幕臣还是村黎，大家都十分融洽，彼此听惯的土音，也就是定型了的闽南方言了。”^① 由于泉州和漳州的开发时间先后不同，迁徙到泉州和漳州的北方汉人的原乡不一样，原先居住在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的土著种族存在差异，北方汉语与当地土著语言的融合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泉州的闽南方言和漳州的闽南方言在唐代中期应该说还是有所差别的。五代，留从郊、陈洪进割据闽南数十年，随着泉州和漳州两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两地的方言趋于一致，闽南方言区真正形成了。

闽南方言既是闽南人以及移民后裔交流的工具，也是区别其他族群或民系的重要标志之一。闽南方言区的形成，标志着闽南区域文化的产生。

最后，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的突出特色。

所谓海洋文化，是指人类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中所生成和创造的精神文明，包含观念、民俗、宗教、信仰等。闽南文化相对于福建其他区域文化而言，具有比较浓厚的海洋文化色彩，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基本上达成共识。这里要强调的是，闽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色彩并非一时一地生成的，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叠加而成的，泉州、漳州、厦门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并赋予强大的生命力和张力。

泉州的安海、后渚、永宁等港早在唐代就有“市井十洲人，还珠入

^① 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贡频”^①的描述。到了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更是“泉有藩舶之饶，杂货山积”^②，其海上商业的发展可见一斑。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泉州的人口进一步增长，原本勉强维持的农业生产已然不能适应地区的需求，从而促使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让其成为“富商大贾往来之会”^③；宋元以降泉州又在“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羨，称为富州”^④的基础上，利用发达海外交通一举超越明州、广州，于元初之际成为“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⑤，这种兴盛一直到明代初期仍旧可从典籍中寻觅到蛛丝马迹。

漳州拥有福建最大的冲积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农业生产一直占主导地位，农耕文化的影响自然较为深远。然而，随着明初以降海禁政策下泉州港的逐渐没落，漳州的月港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成为当时最大的走私贸易大港，在明成弘之际，就被称“小苏杭”^⑥，而后又“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⑦。时人曾据此评曰：“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棹，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由此足见其繁盛之貌。不仅如此，到了万历巅峰时期，月港甚至出现了“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货物亿万计”^⑧的情景，其气势规模即使当年的泉州港也难出其右。

厦门在明初仅为军事卫所，至明清之际因郑氏海商集团的活动才逐步发展起来，“其地上饶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

① 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载《全唐诗》卷二〇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0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三三〇《杜纯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32页。

③ 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二十一《泉州到任谢表》。

④ 真德秀：《西山集》卷十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转引自徐晓望《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7期，第61—72页。

⑤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

⑥ 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五《风土》，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页。

⑦ 刘天授等：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月港》，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天一阁藏本。

⑧ 高克正：《海上采金议》，收录于蔡世远等：康熙《漳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康熙五十三年刊本，第51页。

出船贸粟海上，下至广而上及浙。盖船以三百余”^①。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在厦门设置闽海关厦门衙署，自此“百余年来，生齿日繁。閩閩民居，不下数万户。俨然东南一都会焉”^②。而五口通商以来，厦防厅更是“为吾闽第一优缺，海舶麇集，市廛殷赈。官廨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除国忌外，无日不演唱”^③。

由于自古以来闽南沿海百姓善于行舟，“以海为田”，活跃于海上，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足迹遍及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和世界各地^④，形成了以开放融合、拼搏进取、四海为家为主要特色的海洋文化。

总之，闽南文化是指以闽南人及其后裔共同创造的、以闽越文化为底蕴、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以海洋文化为特色、以闽南方言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共同体。

三 民间信仰与闽南民间信仰

在闽南文化中，民间信仰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信仰这一概念，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荷兰籍汉学家德格如特在《中国宗教体系》（1892年）最早提出，1897年日本学者姊崎正治介绍到亚洲，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民间信仰一直是比较敏感话题，一些权威的辞典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宗教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大辞典》《宗教词典》《宗教工作手册》《中国神秘文化辞典》《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中都无民间信仰词条。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则对民间信仰展开热烈

① 何乔远：《嘉禾惠民碑》，引自沈有容《闽海赠言》，收录于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第1—2页。

② 周凯：《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重刊道光十二年刊本，第512页。

③ 梁恭辰：《劝戒录·续编》卷二《纨绔子弟》，清同治六年刻本，第11—12页。

④ 自古以来，福建人就有“漂洋过海，过蕃谋生”的传统，尽管其危险和艰辛超出移民台湾，但仍乐此不疲，特别是19世纪以来，移民海外成了热潮，仅近代就有579.3万余闽人移居海外。据1997年统计，闽籍华侨华人共有1086万人，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移居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